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還沒有作表示。

黃鶯搶著道：

「不必了，總鏢頭在此地聲望很高，跟我們在一起，反而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，玩起來就沒有意思，倒不如讓我跟金大爺清清靜靜地玩一天！」

金蒲孤朝她望了一眼，心中微微一動，口中卻道：「這樣也好！」

由於金蒲孤的表示，李青霞自是不便堅持作陪，祇好捧出幾錠白銀，作為他們玩樂所需。

金蒲孤也不客氣，收起銀兩，告別諸人，與黃鶯出門而去。

走到湖畔。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西子湖上勝跡頗多，我們先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黃鶯眨著眼睛想了一下道：

「聽說有個靈隱寺，是瘋僧濟真和尚的剃度處，我想到那裡去觀光一番。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真師遊戲人間，不過是小說家的胡謅，那裡真有此人！」

黃鶯笑笑道：「不管有沒有這個人，靈隱寺在此他是不會錯的，去看看以何妨？」

金蒲孤也不反對，遂向路人問清靈隱寺的所在，一逗向前走去。

靈隱寺是一所大高廟，雖因真僧道濟而聞，卻並不因那些神話的妝點而變更它在嚴的色彩！

廟中的香火很盛，進香的善良信女都攜帶了糕餅瓜果等素食，一面酬謝神佛，一面祈求福祉！

黃鶯進山門之後，對於宏傳的佛像僅作了匆匆一瞥，兩隻眼睛骨溜溜地盡在那寺僧身上打轉。

金蒲孤一言不發，陪著她寺前後轉了一遍。

黃鶯才嘟著嘴道：「一點也不好玩！」

金蒲孤笑了一下，回到客殿中掏出一塊銀子，約摸有二十兩重，遞給客僧道：

「勿促拜山，未及備得香煙，有煩大師父代為置辦一份供品，讓我們在佛前一表虔心！」

二十兩銀子足可維持一個中等家庭一年的生計，這等大的出手使得知客僧肅然生敬，連忙將他們請到客舍落坐，小沙彌端茶送水，忙得不亦樂乎！

等他們坐定了，知客僧仍不在一旁頂禮作陪，金蒲孤喝了半杯茶，然後不經意地問道：

「噴寺有多少位法師！」

知客僧合什答道：「除了管雜務的香火道人外，受戒弟子共有一百二十三名！」

金蒲孤又問道：「這一百多位法師大和尚都認識嗎？」

知客僧含笑道：「小僧自然知道，施主莫非是有相識的？」

金蒲孤笑向黃鶯道：

「你究竟要找誰？現在可以問問清楚，免得一個人放在心裡著急……」

黃鶯臉色一變，但立刻不好意思地笑笑道：「金大爺你怎麼知道要找人的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

「西子湖勝跡無數，你卻偏們對此地特感興趣，要不是爲了找人，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了！」

黃鶯臉上一紅，低著頭道：

「我要找一名叫浮雲的老和尚，他也許不在此地，但是他告訴我說在這裡一定可以問到他的行蹤……」

知客僧神色也爲之一怔道：「女菩薩與浮雲上人有何淵源？」

黃鶯連忙道：「那你不用問了！祇要告訴我他現在是否在廟裡？」

第十一章

那老僧突又變得異常慈詳，撫著黃鶯的頭髮笑道：

「起來！起來，大千世界，軟紅十丈，才能煉出百劫蓮花身，告訴我！外面的世界比崇明島如何？」

黃鶯眨著明星一般的亮眼笑道：

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刺激，尤其是我遇上了一個人……」

那老僧眼光斜掠金蒲孤，輕輕頷首道：「嗯！不錯俗世翩翩佳公子！人品氣度都不凡……」

黃鶯急忙道：「師父！我說的不是金大爺！」

老僧輕輕一笑道：「一樣！一樣……」

(一二八)

## 招魂

倪匡

齊白本來就驚呆之極，但他畢竟有相當豐富的處理非常事故的經驗，在那大約一分鐘的時間內，他先使自己鎮定了下來，接著，恢復了理智，立即想到，他不是第一個發現這個秘密所在的人，另外有人可能早就發現了，那就是站在面前的那個人。

這時，巨宅的門打開著，齊白自然也可以看到進山洞的暗門，暗門，他在進來之後，看到了巨宅，發了好一會呆，但是在走向巨宅時，曾轉過身來，小心地把暗門關上，可是這時，暗門卻半開著。

他立即假設了這樣的情形：「那人早就發現了這所巨宅，剛才自己來的時候，他正好外出，而在自己開門時，他恰好回來。」

他爬牆進去，拉開門栓，打開門，彎腰說話，祇不過一兩分鐘，那人恰好在這時推開暗門走進來，自然大有可能。由於那人突然出現，太出乎意料之外，所以他才會一見到門口站得人之際，驚駭到了這種程度。這時既然想通了，當然不再驚惶。

他對於眼前這個人，能夠找到那麼隱秘的所在，心中也大是欽佩。可是那人的神態，和毫不客氣的責斥，又使他十分反感，他一開口，講話也不是十分客氣「不站著，難道還要下跪不成？」

齊白本來祇是針鋒相對，隨便說說的，可是又誤打誤撞，碰了個巧得不能再巧。

各位讀友，齊白這時遇到的那個人，自然是自稱是建文帝的那位了，他雖然在十萬大山避難，但是皇帝的氣度還是在的，一聽得齊白這樣反唇相譏，他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呢？

對了，一點不錯，他想到的是：「齊白是他四叔，明成祖，派來的大內高手。不管他躲得多麼好，非把他找出來砍頭不可的當今明朝皇帝，還是派人找到了他。」

所以。接下來發生的事，簡直是莫名其妙，一場糊塗，亂七八糟，不知所云，比任何荒謬劇還要荒謬一萬倍，甚至比那個「李自成」見了良辰美景，就要把腦袋交給她們，更其荒謬。

那人一聽齊白膽敢這樣說，先是一怔，接著大叫一聲：「終於找到我了。」

一面叫，一面轉身向外就逃，齊白也想不到他會有這樣的反應，先是怔了一怔，後來一看那人快逃出暗門了，才也大叫一聲，隨後便追。

第九部：大明建文皇帝

齊白髮愣，忘了用力，那人又用力一掙，把他推到了一邊，半伏在地下，那姿勢也有點俯伏跪叩的味道，那人已經站了起來，指著他：「你奉不奉太祖遺詔？」

齊白幾乎哭了出来：「什麼太祖遺詔？你是我？」

那人陡然一怔，神情疑惑之至，身子挺了挺：「朕是誰？你又是誰？不是派來……趕盡殺絕的？」

齊白也一躍而起：「我殺你？我殺你幹什麼？」

(五十三)



「今年年初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我就是平安夜那天在這裡出車禍的。」他顯然對兩個人都會到過紅瓦屋這樣的巧合感到很神奇。

露露出現在這個表情的他，像極了之前的Gordon。

搖搖頭，她要自己別再亂想了。

「好了，我要出門了。」

不想再談，她拿過他手上的相框，將它重新擺回架子上，她怕他再看下去，會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。

「走吧。」她擺出一副不想再多聊的表情。

「OK。」他則客隨主便。

「干跪我載你去機場好了。」

在電梯裡，辜仲陽不怕死地提出建議。習慣那張冷臉後，他覺得跟她相處愈來愈有意思了。

「不用了。」歐嘉芝很乾脆地拒絕，這傢伙怎麼還是這麼愛纏人啊！

手機鈴聲適時地響起，不是她的。

辜仲陽拿出手機，看了看來電顯示，是公司的陳秘書打來的。「應該是公事，我接一下。」

「喂？」

總經理，金典集團的馬小姐請我提醒你，你們今天晚上六點在金典酒店有約。」

經陳秘書一提醒，他才想起晚上的確有個私人約會，不過早已被他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辜仲陽偷瞄了歐嘉芝一眼，心裡慶幸她沒聽見。

怪了，他幹嘛這麼怕她聽見？他突然思考起這個問題。

「總經理？」陳秘書在那頭喚著。

「喔，好，麻煩你撥個電話給馬小姐……馬經理，說我晚上會準時赴約。」馬倩倩是金典集團的公關經理，他這樣說也沒錯。

「秘書打來提醒我晚上有餐會。」切

斷通話，辜仲陽裝著很平常的語氣跟她解釋。

「那是你的事，不用特別跟我解釋。」

還餐會咧，她明瞭聽見他把馬小姐改口成馬經理，如果不是心裡有鬼，何必這樣？

第八章

「我在米蘭幫你買了幾件衣服跟飾品，你看看喜不喜歡？」才一回到家，柯靜芳就拉著歐嘉芝的手進房間，一邊整理行李，一邊找出禮物。

「謝謝阿姨。」歐嘉芝看著堆了滿床的禮物，那應該不能用幾件來計算吧？

「歐洲好玩嗎？」她嘴裡問著，手裡幫阿姨收拾著衣服，心裡卻不專心地想著其它的事情。

「好玩。我們一路玩，順道一路去拜訪你爸在國外很久沒見面的老朋友。」

原本忙著將行李內的衣服掛在衣櫃的柯靜芳，轉身要拿東西時，突然看到嘉芝一臉出神的模樣。

難怪突然不講話了。

「嘉芝？」這丫頭有心事。

「嘉芝？」叫一次不應，她又叫了第二次。

「嗄？什麼？喔，歐洲很好玩沒錯。」從神遊中被拉回的歐嘉芝，胡言亂語地亂回答。

柯靜芳揚起眉，停下手邊的事，緩緩地走到歐嘉芝的身旁坐下。

「說吧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嘉芝是自己一手帶大的，沒什麼能瞞得過她的眼。

(三十七)

八

墓

● 橫溝正史

連續詢問了幾個重要的問題都沒有答案，我除了感到有點不滿之外，同時也覺得很怪異。

「我想再請教一個問題。我今年已經二十六歲了，以前從來不知道在這世上我還有親人存在，而你們也從沒找過我。雖然從你們剛才的解釋我大致知道你們尋找我的原因，不過我覺得除了你們剛才說過的原因之外，應該還有別的動機才對。」

律師迅速地與外公交換一個眼神，接著神情肅穆地面對著我：

「你的反應非常敏銳，真正的原因或許和你的將來有很重大的關係，我還是一併告訴你好了，但是這些事情你千萬不要亂說。」

律師一再叮嚀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田治見家，改姓裡村。這位裡村修二有一個兒子慎太郎，志願當軍人，曾經官拜少校，戰爭時代任職於參謀總部，據說他的勢力很大。隨著戰爭結束，他也跟著失勢而倒，不得不返回故鄉，現在和普通百姓一樣討生活。他的年齡大約三十六、七歲，目前還是單身，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，由於長期過著軍旅生涯，身體鍛煉得極強，將來萬一久攏或是春代有什麼不幸，田治見的家業理所當然就屬於慎太郎所有。

「你姑婆她們不喜歡慎太郎，我想這應該和他的父親有關，她們原本就不喜歡修二，所以連帶的也討厭他的小孩。慎太郎自小就離開村子，又極少回鄉，感覺上就跟陌生人一樣，別說那兩位老大婆不喜歡，就連久攏或是春代也一樣不喜歡他。如果讓討厭的慎太郎繼承家業，還不如將你找回來……我所說的全都是田治見家的意思。到此為止，我的任務算是達成了，其餘的問題，你就慢慢請教這位老人家吧！我暫時先迴避一下。」

聽到這裡，我的心情猛然沉重起來，依情況來看，目前至少有一個人不歡迎我回鄉。將此刻這些訊息和今天早晨收到的那封恐怖的警告函聯想在一起，我突然明瞭了一部份真相。

律師離開之後，我和外公之間的氣氛頓時變得相當沉悶，事實往往和小說或戲劇的情節迥然不同，越是骨肉至親，情感的表達越顯得笨拙、虛假。

我擅自外公的沉默不語做了上述揣測，誰知事實全然不同，那時外公的五臟六腑劇烈絞痛，因而無法開口說話。

看到他額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我感到很不可思議，忍不住開口叫喚他：

「外公！」

外公略微牽動一下眼皮，雙唇不住地顫抖，根本發不出聲音。

「我出生的村莊就叫八墓村嗎？」

外公微微點頭，但是顫抖的雙唇卻發出一種異樣的呻吟聲，而遲鈍的我卻沒察覺到事態有多嚴重。

「我有一樣東西要給您看，這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一封怪信。」

我從口袋裡取出信，抽出裡面的信紙攤在外公的面前。

外公伸手想接過去，中途卻又不住地顫抖而將手收回去。

(十五)

#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和張澄江二人看了一會，都道：「壯哉，壯哉，如此好光景，須各賦一詩，庶不負此游。若默然而歸，豈不令山靈笑人乎！」顧耀仙便向蔣青巖道：「今日吾兄是主人，就請吾兄限韻。」蔣青巖道：「眼前光景佳甚，若限韻拘體，便受其縛。這都是近日那些讀日記故事的詩，與山人詞客出醜的圈子，我們還是任情縱筆爲妙。」張澄江、顧耀仙都道：「此論最是。」蔣青巖便分咐家人將樽前一個罰杯、滿壺一盅熱酒，向張澄江和顧耀仙道：「如此清寒而詩不成者，罰跪飲三大杯。」說罷，三人或仰面、或俯視，或舉杯不語。不半晌，蔣青巖便換上雲取隨身紙筆過來。那伴雲忙去捧過一個拜盒，安在氈